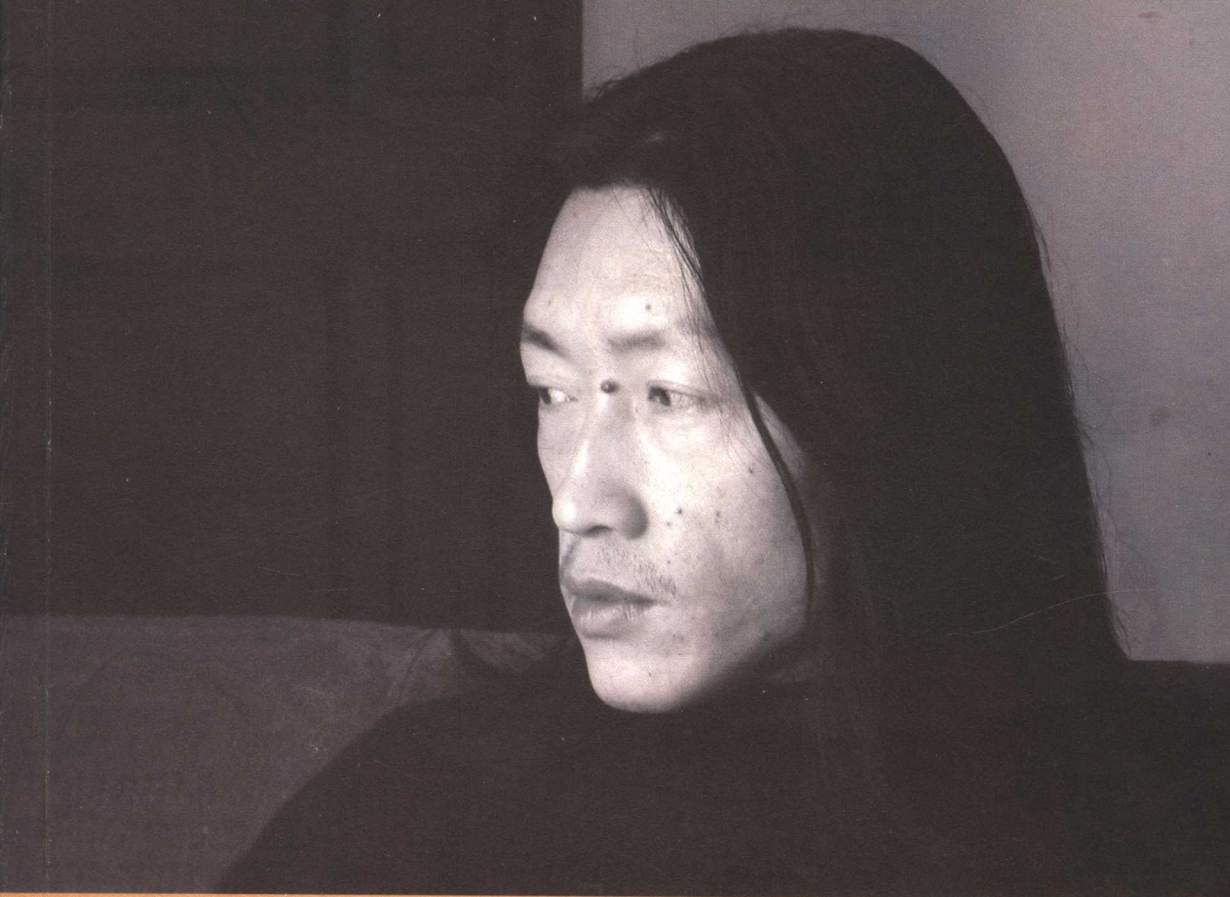




皮 箱

The Trunk

朱 朱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皮 箱

The Trunk

朱 朱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皮箱/朱朱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4

ISBN 7-5633-5310-0

I.皮… II.朱… III.诗歌-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934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6.5 字数:50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定价: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I

03 清河县(组诗)

04 郭哥,快跑

05 顽童

08 洗窗

10 武都头

14 百宝箱

19 威信

II

25 烙印

28 灯蛾

32 合葬

39 青烟

43 皮箱

III

- 51 车 灯
- 53 路 标
- 56 速写簿
- 65 信 号
- 69 林中空地
- 70 野长城

IV

- 75 夏特勒
- 76 沿着罗伯斯庇尔
- 78 邂 逅
- 79 欧洲深处
- 80 鲁滨逊
- 86 为“水手之家”旅馆所作的广告词
- 90 小 城

I

清河县(组诗)

称谓“我”在各诗中的对位表:

诗 名	我
鄂哥,快跑	
顽 童	西门庆
洗 窗	武大郎
武都头	武 松
百宝箱	王 婆
威 信	陈经济

郭哥，快跑

今天早晨他是最焦急的一个，
他险些推翻了算命人的摊子，
和横过街市的吹笛者。
从他手中的篮子里
梨子落了一地。

04

他要跑到一个小矮人那里去，
带去一个消息。凡是延缓了他的脚步的人
都在他的脑海里得到了不好的下场。
他跑得那么快，像一枝很轻的箭杆。

我们密切地关注他的奔跑，
就像观看一长串镜头的闪回。
我们是守口如瓶的茶肆，我们是
来不及将结局告知他的观众；
他的奔跑有一种断了头的激情。

顽 童

I

去药铺的路上雨开始下了，
龙鳞般的亮光。
那些蒸汽成了精似的
从卵石里腾挪着，往上跑。

叶子从沟垄里流去，
即使躲在屋檐下，
也能感到雨点像敷在皮肤上的甘草化开，
留下清凉的味道。

我安顿着马；
自街对面上方，
一扇木格子窗忽然掀开，
那里站着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
穿着绿花的红肚兜，
看着天边外。
她伸展裸露的臂膀

去接从晾衣杆上绽放的水花。
——可以猜想她那踮起的脚有多美丽——
应该有一盏为它而下垂到膝弯的灯。
以前有过好多次，每当

出现这样的形象，
我就把她们引向我的宅第。
我是一个饱食而不知肉味的人，
我是佛经里摸象的盲人。

我有旺盛的精力，
我是富翁并且有军官的体型，
我也有的是时间——

现在她的目光
开始移过来在我的脖颈里轻呷了，
我粗大的喉结滚动，
似乎在吞咽一颗宝石。

II

雨在我们之间下着，
在两个紧张的窥视狂之间
门栓在松动，而

青草受到滋养更碧绿了。

雨有远行的意味，
雨将有一道笼罩几座城市的虹霓，
车辆在它们之间的平原上扭曲着前行，
忽然植物般静止。

雨有挥霍的豪迈，
起落于檐瓦好像处士教我
吟诵虚度一生的口诀。

现在雨大得像一种无法伸量的物质
来适应你和我，
姐姐啊我的绞刑台，
让我走上来一脚把踏板踩空。

洗 窗

08

一把椅子在这里支撑她，
一个力，一个贯穿于她身体的力
从她踮起的脚尖向上传送着，
它本该是绷直的线却在膝弯和腹股沟
绕成了涡纹，身体对力说
你是一个魔术师喜欢表演给观众看的空结，
而力说你才是呢。她拿着布
一阵风将她的裙子吹得鼓胀起来，腹部透明起来就像鳍。
现在力和身体停止了争吵它们在合作。
这是一把旧椅子用锈铁丝缠着，
现在她的身体往下支撑它的空虚，
它受压而迅速地聚拢，好像全城的人一起用力往上顶。
她笑着，当她洗窗时发现透明的不可能
而半透明是一个陷阱，她的手经常伸到污点的另一面去擦
它们
这时候污点就好像始于手的一个谜团。
逐渐地透明的确在考验一个人，
她累了，停止。汗水流过落了灰而变得粗糙的乳头，
淋湿她的双腿，但甚至

连她最隐秘的开口处也因为有风在吹拂而有难言的兴奋。
她继续洗着而且我们晕眩着，俯视和仰视紧紧地牵扯在一起。
一张网结和网眼都在移动中的网。
哦我们好像离开了清河县，我们有了距离
从外边箍住一个很大的空虚，
我的手紧握着椅背现在把它提起，
你仍然站立在原处。

武都头

I

那哨棒儿闲着，
毡毯也蒙上灰；
我梦见她溺水而不把手给她，
其实她就在楼下。

发髻披散开一个垂到腰间的漩涡
和一份末日的倦怠，
脸孔像睡莲，一朵团圆了
晴空里到处释放的静电的花。

她走路时多么轻，
像出笼的蒸汽擦拭着自己；
而楼梯晃动着
一道就要决开的堤。

她也让你想起
一匹轻颤的布仍然轻颤着，
被戒尺挑起来
听凭着裁判。

而我被自己的目光箍紧了，
所有别的感觉已停止。
一个巨大的诱惑
正在升上来。

II

在这条街上，
在使我有喋血预感的古老街区里，
我感到迷惘、受缚和不洁。
你看那些紧邻的屋脊
甚至连燕子也不能转身。

11

我知道我的兄长比我更魁伟，
以他逶迤数十里的胸膛
让我的头倚靠，
城垣从他弯曲的臂膀间隆起，
屏挡住野兽；

血亲的篱栏。
它给我草色无言而斑斓的温暖。
当他在外卖着炊饼，
整个住宅像一只中午时沸腾的大锅，
所有的物品陡然地

漂浮着；
她的身体就是一锅甜蜜的汁液
金属丝般扭动，
要把我吞咽。

III

我被软禁在
一件昨日神话的囚服中，
为了脱铐我瘦了，
此刻我的眼睛圆睁在空酒壶里，

12

守望帘外的风。
我梦见邻居们都在这里大笑着
翻捡我污渍四溅的内裤；
还梦见她跪倒在兄长的灵牌前，

我必须远去而不成为同谋，
让蠢男人们来做这件事。
让哨棒和朴刀仍然做英雄的道具吧，
还有一顶很久没有抬过的轿子。

抖动着手腕握起羊毫笔，